

2012年
布克奖作品

2009年布克奖小说
《狼厅》续集

提堂

Hilary Mantel

Bring Up the Bodies

〔英〕希拉里·曼特尔 著 刘国枝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
布克奖作品**

2009年布克奖小说
《狼厅》续集

提堂

Hilary Mantel

Bring Up the Bodies

〔英〕希拉里·曼特尔 著 刘国枝 王婷 李静娴 陈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提堂/(英)曼特尔(Mantel, H.)著;刘国枝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7
书名原文: Bring Up the Bodies.
ISBN 978 - 7 - 5327 - 6538 - 6
I. ①提… II. ①曼…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6733 号

Hilary Mantel

Bring Up the Bodies

Copyright © Tertius Enterprises 201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M. Heath & Co.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 - 2010 - 179 号

提 堂

〔英〕希拉里·曼特尔 著 刘国枝 王婷 李静娴 陈璐 译

责任编辑/宋玲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538 - 6/I • 3911

定价: 5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39907745

再次献给玛丽·罗伯逊：
致以我衷心而诚挚的赞美。

“难道我不是个男人吗，就像其他男人一样？难道我不是吗？不是吗？”

——亨利八世问皇帝之大使尤斯塔西·查普伊斯

人 物 表

克伦威尔府

托马斯·克伦威尔，铁匠之子：现为国王的秘书官，案卷司长，剑桥大学
名誉校长，作为英格兰教会首脑的英王的宗教代理人
格利高里·克伦威尔，其子
理查德·克伦威尔，其外甥
雷夫·赛德勒，其得力助手，克伦威尔将其视如己出抚养成人
海伦，雷夫的漂亮妻子
托马斯·艾弗里，家庭会计
瑟斯顿，主厨
克里斯托弗，仆人
迪克·帕瑟，护家犬管理员
安东尼，小丑

死者

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教皇使节，大法官：1530年被解职、逮捕并
去世
约翰·费希尔，罗彻斯特主教：1535年被处死
托马斯·莫尔，沃尔西之后任大法官：1535年被处死
伊丽莎白·安妮、格蕾丝·克伦威尔，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妻子和两个女
儿，死于1527—1528年；死于同期的还有其两位姐姐凯瑟琳·威廉斯和
伊丽莎白·威利费德

国王一家

亨利八世

安妮·博林，其第二任妻子

伊丽莎白，安妮年幼的女儿，王位继承人

亨利·菲茨罗伊，里奇蒙公爵，国王之私生子

国王之另一家

阿拉贡的凯瑟琳，亨利第一任妻子，离异并被软禁于金博尔顿

玛丽，亨利与凯瑟琳之女儿，王位继承人之另一人选；亦被软禁

玛丽亚·德·萨利纳斯，阿拉贡的凯瑟琳之前女侍

埃德蒙·贝丁菲尔德，凯瑟琳之管家

格蕾丝，其妻

霍华德与博林家族

托马斯·霍华德，诺福克公爵，王后之舅：性情凶暴的高等贵族，克伦威尔之敌

亨利·霍华德，萨里伯爵，其年轻儿子

托马斯·博林，威尔特郡伯爵，王后之父：喜欢被称为“阁下”

乔治·博林，罗奇福德勋爵，王后之弟

简，罗奇福德夫人，乔治之妻

玛丽·谢尔顿，王后之表妹

幕后：玛丽·博林，王后之姐，已婚并居于乡下，但曾为国王情妇

狼厅的西摩一家

老约翰爵士，因与儿媳偷情而声名狼藉

玛乔莉夫人，其妻

爱德华·西摩，其长子

托马斯·西摩，其次子

简·西摩，其女，亨利两位王后之女侍

贝丝·西摩，其姐，嫁与泽西总督安东尼·奥特雷德：后成为寡妇

廷臣

查尔斯·布兰顿，萨福克公爵：亨利八世之妹玛丽的鳏夫：才智平平的贵族

托马斯·怀亚特，才智过人的绅士：克伦威尔之友：被普遍怀疑为安妮·博林的情人之一

哈里·珀西，诺森伯兰伯爵：疾病和债务缠身的年轻贵族，曾与安妮·博林订婚

弗朗西斯·布莱恩，“地狱牧师”，博林和西摩两家的亲戚

尼古拉斯·卡鲁，御马官：博林家族之敌

威廉·费兹威廉，财务官，亦为博林家族之敌

亨利·诺里斯，人称“温文尔雅的诺里斯”，国王寝宫主管

弗朗西斯·韦斯顿，性格鲁莽、生活奢侈的年轻侍从

威廉·布莱里顿，强横傲慢、喜欢争吵的中年侍从

马克·史密顿，衣着讲究但来源可疑的乐师

伊丽莎白，伍斯特夫人，安妮·博林之女侍

汉斯·霍尔拜因，画师

教士

托马斯·克兰默，坎特伯雷大主教：克伦威尔之友

史蒂芬·加迪纳，温彻斯特主教：克伦威尔之敌

理查德·桑普森，国王婚姻事务之法律顾问

政府官员

托马斯·赖奥斯利，人称“简称赖斯利”，印玺秘书

理查德·里奇，副检察长

托马斯·奥德利，大法官

使节

尤斯塔西·查普伊斯，查理五世皇帝之大使
让·德·丹特维尔，法国使节

宗教改革者

翰弗里·蒙茂斯，富商，克伦威尔之友，新教支持者：目前被禁于低地国家之《圣经》译者威廉·廷德尔的保护人
罗伯特·帕金顿：商人，亦为新教支持者
史蒂芬·沃恩，安特卫普商人，克伦威尔之友兼代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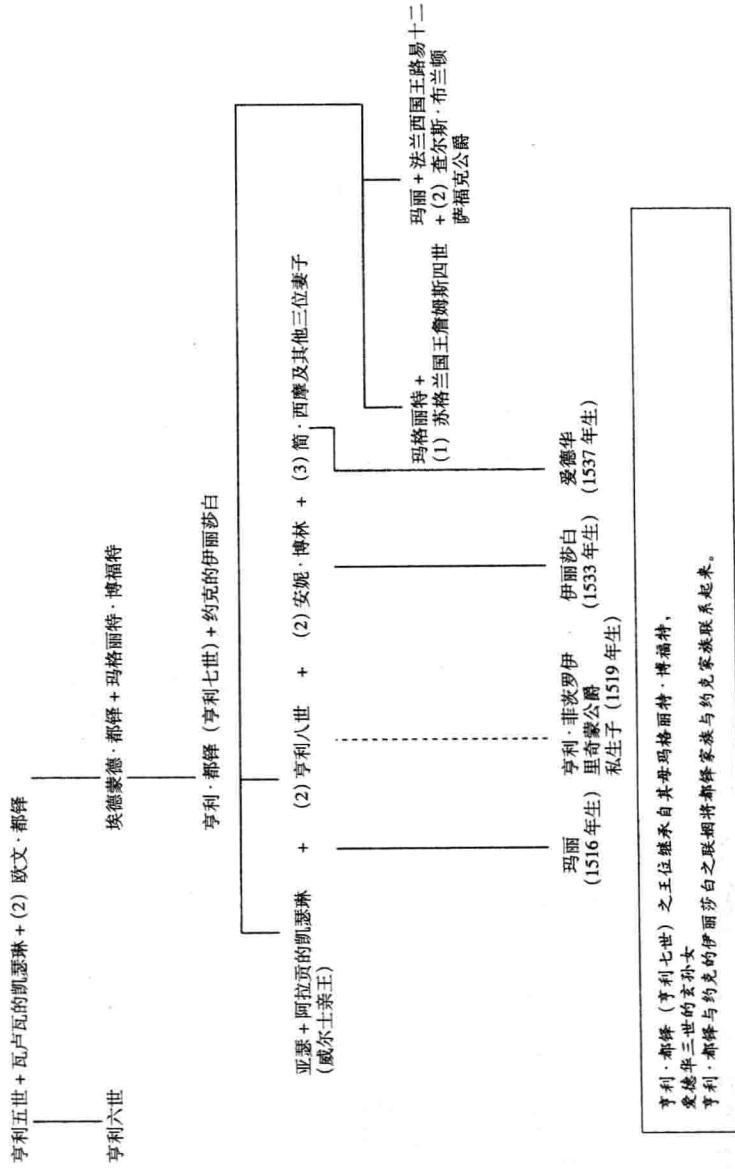
拥有王位继承权之“古老家族”

玛格丽特·波尔，爱德华四世之侄女，阿拉贡的凯瑟琳与玛丽公主之拥护者
亨利，蒙塔古勋爵，其子
亨利·科特尼，埃克塞特侯爵
格特鲁德，其野心勃勃的妻子

伦敦塔

威廉·金斯顿爵士，总管
金斯顿夫人，其妻
埃德蒙·沃尔辛厄姆，副总管
谢尔顿夫人，安妮·博林之姑母
法国行刑人

都铎家族（简表）



来自约克家族的亨利八世之竞争对手（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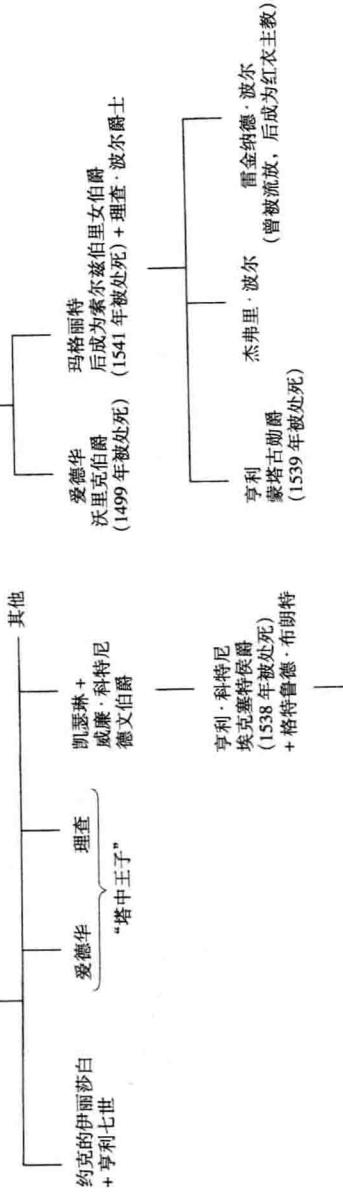
理查，约克公爵 + 塞西莉·内维尔

爱德华四世 +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

乔治·克拉伦斯公爵 + 伊莎贝尔·内维尔

爱德华六世 + 伊丽莎白·内维尔

其他



目 录

人物表	1
谱系表	1

第一部

1. 猎鹰	3
威尔特郡, 1535 年 9 月	
2. 乌鸦	28
伦敦和金博尔顿, 1535 年秋	
3. 天使	94
斯特普尼和格林威治, 1535 年圣诞节—1536 年新年	

第二部

1. 黑皮书	147
伦敦, 1536 年 1 月—4 月	
2. 幽灵的主人	227
伦敦, 1536 年 4 月—5 月	
3. 战利品	374
伦敦, 1536 夏	

作者手记	379
致谢	381
希拉里·曼特尔和她的《提堂》	383

第一 部

1. 猎鹰

威尔特郡，1535年9月

他的孩子们正从天而降，他坐在马背上看着她们，身后是绵延的英格兰国土；她们张开金色的翅膀，瞪着充血的眼睛，俯冲而下。格蕾丝·克伦威尔在明净的天空中盘旋。捕获猎物时，她悄无声息，就像飞到他手上时一样默然无声。但她此刻发出的声音啊，又扑扇羽毛又叫唤的，双翼叹息着，拍打着，喉咙里叽叽咕咕，那是认出他来的声音，亲热，撒娇，几乎有些不满。她的胸脯上有划伤，爪子上还沾有碎肉。

事后，亨利会说，“你的女儿们今天飞得不错。”那只名叫安妮·克伦威尔的猎鹰在雷夫·赛德勒的防护手套上跳跃着，雷夫骑行在国王身边，两人在轻松地寒暄。他们累了；太阳正在西沉，他们让缰绳搭在坐骑的脖子上，返回狼厅。明天，他的妻子和两个姐姐会出去。这几个逝去的女人，尸骨早已融入伦敦的泥土，但如今已经转世。她们轻盈地在高空中翱翔。她们没有怜悯，不回应任何人的呼求。她们生活简单。俯瞰地面时，她们的眼中只有猎物，以及猎手们借来的漂亮服装：她们看到的是一个飘忽、移动的宇宙，一个堆满午餐的宇宙。

整个夏天都是如此，在喧嚣嘈杂中，遭到肢解的猎物皮毛四散，猎犬被赶进赶出，疲惫的马儿受到悉心的照料，侍从们处理着各种挫伤、扭伤及水泡。至少有好几天来，阳光已照到亨利身上。中午前不久，乌云从西边飘来，洒下清新而豆大的雨点；但后来又云开日出，晒得人热烘烘的，

此时的天空一片澄澈，你简直可以望及天堂，一窥圣人们在履行何种天职。

一行人下了马，将坐骑交给马夫，并侍候着国王，他的思绪则已转移到文书工作上：那些发自狼厅的信件，将快马加鞭地经邮路送出——国王巡游何方，邮路就会通达何方。与西摩一家共进晚餐时，主人们想讲任何故事，只要国王——今晚似乎情绪很好，和蔼亲切，尽管头发有点凌乱——愿意听，他都会顺其自然。待国王安寝之后，他工作的夜晚就会开始。

尽管白天将尽，亨利却似乎并不想回到室内。他站在那儿环顾四周，一边嗅着马儿的汗味，他的前额上有一大片暗红的晒伤。上午较早的时候，他的帽子丢了，根据惯例，狩猎队伍只好一律脱帽。国王不愿换其他的帽子。等夜幕开始笼罩树林和田野时，仆人们会出去搜寻，期待那支黑色的羽毛在渐暗的草丛中摇曳，或者那枚猎手徽章——镶嵌着蓝宝石眼睛的圣休伯特金质徽章——熠熠发光。

已经可以感觉到秋意了。你知道这样的日子将不会太多；因此，不妨让我们站一会儿吧，狼厅的马夫簇拥在我们周围，威尔特和西部诸郡在蓝色的暮霭中绵延开去；不妨让我们站一会儿吧，国王的一只手扶在他的肩上——亨利满脸真诚地谈论着白天所见的景色：苍翠的树丛，奔腾的溪流，水边的赤杨，九点之前消散的晨雾；短暂的阵雨，停歇的微风；还有静寂，以及下午的炎热。

“先生，您怎么没有晒伤？”雷夫·赛德勒问道。雷夫像国王一样是红头发，脸上也晒出了一片片红印，甚至眼睛都有些发红。他（托马斯·克伦威尔）耸了耸肩；他搂住雷夫的肩膀，一行人缓缓进入室内。意大利的各种地方——无论是战场，还是遮风避雨的会计室——他都待过，但始终保持着伦敦人的白肤色。那四处游荡的童年时代，不管是河边的时光，还是田野上的日子，都没能影响他如初生般的白皙。“克伦威尔的皮肤就像百合花，”国王说，“也只有在这一点上，他才能与任何花儿相提并论。”

在国王的调侃声中，他们朝备好的晚餐走去。

在托马斯·莫尔被处死的那个星期——六月里那个阴雨绵绵、令人难受的星期——国王离开白厅，随行的队伍一路跋涉着前往温莎，马蹄在泥泞中留下了深深的足印。其后，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穿过西部诸郡；克伦威尔的助手们在伦敦那边处理完国王的事务后，于八月中旬与国王的人马会合。在红砖砌成的新屋，在防御城墙已经坍塌或拆毁的老宅，在玩具般的漂亮城堡，在城墙像纸一般、一发炮弹就可以击穿的毫无防御之力的城堡，国王和他的同伴们睡得很香甜。英格兰已经享有五十年的和平。这是都铎王朝的誓约；他们提供的就是和平。每家每户都尽力向国王展示自己的最佳面貌，我们还看到一些最近几周才手忙脚乱地粉刷过的房舍，一些因为东道主在自己的纹章旁匆匆刻上都铎玫瑰而仓促完工的石雕。他们四处检查，彻底清除前王后凯瑟琳的痕迹，用锤子捣毁阿拉贡的石榴，捣毁那裂开的果瓣以及被敲碎和飞溅的石榴籽。然后——如果来不及雕刻的话——在纹章匾上草草地画上安妮·博林的猎鹰。

汉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并为安妮王后画了一幅画，但她并不满意；如今，你怎样才能让她满意？他还画了雷夫·赛德勒，画出了他那利索的小胡子，有型的嘴巴，还有那顶时髦的帽子就像插着羽毛的圆盘一般，不太踏实地戴在他留着平头的脑袋上。“霍尔拜因先生把我画成了塌鼻子，”雷夫说，汉斯回答，“哦，赛德勒先生，我何德何能，哪敢修理你的鼻子呢？”

“这是他小时候摔的，”他说，“在竞技场比武的时候。我亲手把他从马蹄下救了出来，那副可怜样儿啊，还哭着喊妈妈。”他按了按那孩子的肩膀。“好了，雷夫，振作点儿，我觉得你非常帅。想想汉斯是怎么画我的。”

托马斯·克伦威尔现在五十岁左右。他拥有劳动者的身体，健壮、能干，已经有些发福。他的一头黑发如今开始花白，那永远不变的白皮肤似乎天生就不惧日晒雨淋，正因如此，有人嘲笑说他父亲是爱尔兰人，尽管